



鼈頭
評註

永覺和尚禪餘

~ 16
1088
5



和 16
1088
人

晏坐深林維摩經弟子品曰舍利弗言我昔曾於林中宴坐

株守具于第一卷楞嚴真解序

探珠下長蘆慈覺願禪師坐禪儀曰探珠宜靜浪動水取塵定水澄清心珠自見見縹門經言訓

上卷永明註心賦引

此語然則未如此語始

何人也先言是楞嚴

經第六卷曰攝心為戒

因戒生定因定發慧

朝市山林李宗易靜居

詩曰大靜心足身還足

祇恐身閑心未閑但得

心閑隨處樂不論朝市

與雲山見詩格第二卷

一壑山公夢中私語字

韻詩曰一立一壑可曳

尾註曰晉書謝鯨傳或

問論者以君方亮亮何

如荅曰端委廟堂使百

永覺和尚禪餘外集卷五

侍者道順太冲錄

疏

獨詣師化造靜室疏

原夫無動無靜者妙道之體有動有靜者妙道之用

舍靜趨動者凡夫之迷厭動耽靜者二乘之執

則晏坐深林株守寒谷避塵氛而弗入其枯木之帶

榮將無蹈二乘之偏執乖實教之大旨乎是蓋有微

單人集卷五

永覺中身
柳水
八頭
自托不
少知
極是或
改執不
半



程二不
身外泊山
屋空大地
星四甲與
四十物

僚準則繼不如亮一丘
一盤自謂過之。排韻
氏族曰謝鯤字幼輿顧
愷之畫鯤坐石室中曰
鯤嘗云一丘一壑此子
宜在立盤中仕晉為豫
章太守

目視雲漢南嶽慧思禪
師因誌公令人傳語曰
何不下山教化眾生且
視雲漢作甚麼師曰三
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
何處更有眾生可化見
會元第二卷

水枯牛犯稼長慶不聚
云我在湯山三十年與湯山
人苗稼即鞭撻調伏既久
可憐生受人言語如今變
作箇露地白牛常在面前
終日露迥迥地趁亦不去
也見類聚牛鹿門遺教經
曰汝等比丘已能住戒當
制五根勿令放逸入於五
欲譬如牧牛之人執杖視
之不令縱逸犯入苗稼若
縱五根非唯五根將無涯
畔不可制也

令伯陳情表曰
禪悅法喜出世五食
不日而成詩大雅靈臺曰
度民攻之不見戍之

章上篇
禪悅法喜出世五食
不日而成詩大雅靈臺曰
度民攻之不見戍之

權也道非靜也必由靜而後明道非動也必由動而
招蔽語云探珠宜浪靜動水取應難故我佛設教上
根之士則動靜雙忘超然獨證其次則先習定水次
發慧光非耽靜為休歇之場實借靜為入道之要誠
能由靜而明慧光輝映則山河大地一切境緣謂其
洞然無物可也謂其決非他物可也謂其為山河為
大地為一切境緣亦可也夫如是則朝市不為鬧山
林不為寂大千不為富一壑不為貧大衆不為多一

八不為獨雖終身向萬仞峰頭目視雲漢謂其為厭
動耽靜得乎若生死根未能漸絕水牯牛未免犯稼
浪游俗境不知返攝將見心逐境而缺遷智隨物而
霧惑雖托名大乘其為自欺亦甚矣壽昌獨詣師子
影七石山頭精修禪寂已經三載矣茲復于龍津之
源振立數椽以為宴坐之所蓋亦借靜以求其無動
無靜者也閩中古號法窟宰官居士無不久味禪悅
洞深法喜繁然而施不日而成又豈待余言之多哉

人伯陳情表曰
禪悅法喜出世五食
不日而成詩大雅靈臺曰
度民攻之不見戍之

棟宇差脫易繫辭曰上

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

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

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

壯○法華經譬喻品佛

曰覆若亂墜椽栒差脫

雪霰滿床楊岐方會禪

師上堂曰楊岐乍住屋

壁跡滿牀盡布雪真珠

縮却項暗嗟吁良久曰

翻憶古人樹下居是會

元第十九卷又見林間

錄下卷又見禪門寶訓

上卷

仍舊且第二卷靈源庵

記昔世掌下見從容錄第四則

吸盡西江見會元第三卷麗居士章

大千經卷華嚴經第

五十一卷曰譬如有大經卷量等三千大千世界書寫三千大千世界中事一切皆盡此大經卷

雖度量等大千世界而全住在一微塵中如一微塵一切微塵皆亦如是

師示眾曰我聞前廊下也喝後架裡也喝諸子汝莫肯喝亂喝直饒喝得興化向虛空裡却撲下

乎但動靜不相干一句却請師自領荷去

道顯化建佛頂庵疏

東麓之口有山名峭嶮峭嶮之巔有庵名佛頂歲月

寢久棟宇差脫風飄雨灑雪霰滿床道顯上人君之

垂二十秋今勢難仍舊理在更張乃謀重創於余余

曰子亦知建利之意乎昔世尊遊山次顧曰此處宜

建梵刹帝釋即豎起一莖草曰建梵刹竟看他父子

唱和如線透金鍼舉揚斯事如滴含巨海若能識得

此利則吸盡江西之水推倒大雉之山轉大千經卷

於半晌之間參利海如來於一塵之內雖然如是帝

釋未堅草時世尊梵刹早成就了也還識得麼呵呵

此二千年前臭爛葛藤是事且置今日斬新公案不

免為諸人拈出峭嶮深處宜建梵刹當機領略又作

麼生普請諸檀出一隻手莫道神通妙用不如帝釋

也且出一隻手時如何合掌曰珍珠撒出紫羅帳直

教大地盡黃金

大地盡黃金

大地盡黃金

大地盡黃金

世尊指地許
世尊曰而布
略委掩泥在
於此後後便
指地而云
此乃地是建
一利時有僧
曰名神擇三
指此之選擇利
已云云云
大因小因之

來一點氣也無待我蘇息起來向汝道未在何故我鉢曾向紫羅帳裡撒真珠與汝諸人去在胡
喝亂喝作麼真會元第十一卷
大地黃金會元第六卷伏龍一世章曰攪長河為酥酪變大地作黃金

置人余美卷五

妙高峰化建觀音殿疏

旃檀觀音像者先是秋浦上人募造邑中王臣宰官
長者居士咸樂助之像既成將擇地以居適上人告
寂擇地未決僉議以妙高峰當三里之中為一邑之
鎮翠映金城影搖二水宿為名勝之區擇是以居大
士誰曰不宜如是眾不約而集手舉大士像置之峰
頂將別堂殿以祝之住僧某特來山中乞某一言為
勸某溪南之鄙人也濫竽緇侶藏拙荒林奚敢持鴻

二水 唐詩訓解五卷准
厚山句容溧水西川合流
出金陵分焉二入一抵一遠
城外共平一列曰白龍河

濫竽 濫竽第一卷荷山
庵記

全慈同悲楞嚴經第六卷曰忽然超越世出世間十方圓明獲一殊勝一者上合十方諸佛本妙
覺心與佛如來同悲慈乃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眾生與諸眾生同悲仰

毛之輕瀆大人之聽乎既弗克辭乃藉大士之靈以
告曰輕言大士之惠上與諸佛全慈下與眾生同悲
與諸佛同慈則慈應而無緣與眾生全悲則悲發而
無盡由是大士實無一處無一事無一時不在眾生
心想中眾生亦實無一處無一事無一時不在大士
心想中大士日於眾生心想中放太光明施太甘露
而眾生不知唯不知而大士之慈悲益深矣眾生日
於大士心想中鼓黑暗風長煩惱燄而大士不捨唯

他逝法華經信解品得
曰譬如童子幼稚無識
捨父逃逝遠到他土
楞嚴經第五卷勢至章
曰十萬如來憐念眾生
如母憶子奉進蓮華
向
如母憶子若憶母如母憶時
母子歷生不相違遠
鈴叮辛苦李令伯陳情
表曰零丁孤苦至于成
立李善注曰李陵贈蘇
武詩曰遠處天一隅苦
困獨伶仃張銑注曰零
丁危弱兒見文選
麗天易離卦曰離麗也
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地

不捨而眾生之苦惱或有瘦乎故大士之視眾生如
慈母之撫孺子眾生之皈大士且如孺子之戀慈母
倘背母而他逝則鈴叮辛苦豈母之弗慈也耶今者
梅檀瑞像既已示現峰頭黃金寶殿次當奏成日下
某願人人發孺慕之忱回他逝之情撥轉向上機關
露出通身手眼則雲輸川委之金帛麗天絢日之莊
嚴又何待吾言之喋喋也雖然如是大士今向妙高
峰頭放光動地久矣各請直下承當更莫回睛轉腦
喋喋具于第一卷願言序

歷盜桓彝字茂倫榮九世孫也周顛特重之曰茂倫嶽崎歷落固可交人也見排韻氏族
杜多翻譯名義集釋代衆名篇曰頭陀新云杜多此云科撒亦云修治亦云洮汰垂裕記云科撒
煩惱故也廣釋如彼觸波瀾而不散玄沙曰直饒得似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
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見會元第七卷

降福山建庵疏

建治之東五十里有山名降福巉巖歷落雄踞雲間
每歲中秋居民必備香儀祀月夫於其上今上丁
卯僧某結廬茲山其杜多之行已經三載里中士女
咸謂宜建庵以便焚修乃謀于余余曰月之為物也
懸形蒼表流光大地生民藉其輝映萬彙資其清涼
故民咸樂祀之報其功也且其德大有近于吾佛之
道者靈照自如虧蔽不能損其光何其明也影現眾

單外集卷五

靈巖標之玄沙備禪師
示眾云世尊在靈山會
上道吾有正法眼藏付
囑摩訶大迦葉猶如畫
月曹溪豎拂如指月見
類聚日月明

藥山嘯之藥山儼禪師
一夜登山經行忽然雲
開見月師乃大笑一聲
應濃陽東九十許里居
民盡謂東家明辰送相
推問直至藥山徒眾云
昨夜和尚山頂大笑人
見類聚日月明

韶陽對之雲門偃禪師
因僧問佛法如水中月是
不師云清波無透路云
和尚從何得師云再問復
何來云便恁麼去時
如何師云重疊關山路又
見類聚日月明
濟洛弄之性理大全第三卷
通書後錄曰明道先生
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
月以歸有語與點也之意私
曰濂謂周茂叔洛謂明道伊川
寒山道
底寒山詩曰吾心似秋月
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
教我如何說 自強不息
易乾卦曰天行健

君子以自強不息
月之恒詩小雅天保篇曰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註曰
恒強升出也 乎及豚
魚易中孚卦曰中孚豚魚
吉利涉大川利貞又曰豚
魚吉信及豚魚也 反求
諸心孔子曰射有
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
諸其身見中庸又孟子公
孫丑上篇有反求諸己之
語 橫目之民莊
子天地篇曰莊風曰夫子
無意乎橫目之民乎

水大小未嘗異其照何其公也觸波瀾而不散何其
寂也歷汗濁而不染何其貞也猶環不息其運何其
恒也盈虧不爽其時何其信也光被四洲吞萬象而
心實無應何其虛也備茲七者大有近於吾佛之道
故靈巖標之藥山嘯之韶陽對之濂洛弄之至于寒
山道底則曰我心似秋月無物堪比倫嗚呼月之德
亦云盛矣即立庵而專祀之亦奚不可況能因月而
事佛因佛而事心則本覺自昭障不能昏非月之明

乎廣利無方恩怨不一非月之公平處喧囂而常靜
非月之寂乎居塵穢而獨潔非月之貞乎自強不息
非月之恒乎乎及豚魚非月之信乎順物而應應而
無心非月之虛乎夫如是是真能事月者不然不克
反求諸心而逐逐於儀文香火之末是媚之也亦誑
之也媚之誑之不可以事月况佛乎况心乎茲者降
福之役蓋將因事月而事佛因事佛而事心者也夫
橫目之民皆知有月舉頭見月孰不歸心吾將見樂

單餘外集卷五

五箇箇金世有
十箇箇金世有
之五箇箇金世有
生以故須先算有
其父
也
又孝論曰親也者形生
之大本也人道之大恩
也唯大聖人為能重其
大本也報其大恩也
孝名為戒梵網經曰余
時釋迦牟尼佛初坐菩
提樹下成無上覺初結善
薩波羅提木叉孝順父母
師僧三寶孝順至道之法
孝名為戒亦名制
止○孝論曰子亦聞吾先
聖人其始振也為大成即
曰孝名為戒蓋以孝而為
戒之端也子與戒而欲亡
孝非戒也夫孝也者大成
之所以先也戒也者衆善
之所以生也為善微戒善
何生耶為戒微孝何自耶
故經曰使我疾成於無上
正真之道者由孝德也註
曰睽子經佛自說於過去
紀厚八

天下云云輔教編孝論
曰天下之有為者莫盛
於生也吾資父母以生
故先於父母也註曰溥
天之下其有所與作之
物者無有隆其於含生
者也會我資藉父母以
生以故須先算有其父
母也

輸而樂成之固不待勸而集第恐其不免於媚與誑
也故因以廣告之云
南禪寺結孟蘭盆會疏
天下之有為者莫盛乎生天下之有生者莫盛乎親
親也者生之本而有為之原也可弗重歟故夫孝獨
首務於此乃著孝經且曰吾行在焉若我佛張無為
之化崇出世之法宜于孝在所略者然考其大成開
端即曰孝名為戒亦名制止曰孝順至道之法是孝

世時曾為睽子孝養其有父母於山中修道偶為迦夷國王遊獵候射既死復生皆是孝順感天
帝釋等救護及結其經即推其孝事不致使我令得疾速成此無上正真佛道者良由律世所積
孝順之德也父母與補處菩薩等又孝論曰經謂父母與一生補處菩薩等故應承事供養故律
教其弟子得減衣鉢之資而養其父母父母之正信者可恣與之其無信者可稍與之有所訓也註
曰增一阿含經言所生
父母其功德廣大與彼
一生補處彌勒菩薩等
同故當承事供養以甘
藷飲食而供養之僧祇
律教訓凡為佛之弟子
者得減衣鉢之資給養
父母父母若正信三寶
者即可恣任其意而與
之供須其或少信不信
者即可少稍與之供侍
然經律如是之言是有
所訓教也父母之精
神又孝論曰聖人以精
神乘變化而交為入畜

為大成之本也又經曰使我得成無上正真之道者
由孝德也是孝不獨為大成之本亦為六度之本亦
為三藐三菩提之本也至于訓諸弟子則謂父母與
補處菩薩等許弟子減衣鉢之資養其父母父母有
正信者可恣與之無正信者可稍與之藏中勸勉不
一而足何嘗不以孝為首務哉但我佛之孝與世俗
異世俗之孝在順其情我佛之孝在順其性世俗之
孝在資其形我佛之孝在資其神且謂父母之精神

神乘變化而交為入畜

神乘變化而交為入畜

野古今混然若乎而世俗未始自覺故其視令牛羊唯恐其昔之父母精神之所來也戒於殺不使暴一微物驚於懷親也論今父母則必於其道唯恐其更生而陷神乎異類也 佛氏無父又孝論曰俗曰聖人無父固哉小人之好毀也彼雖然而豈見聖人為孝之深也哉註曰世俗有如唐傅奕輩言佛不告逾城出家修道以其為父之人此蓋固陋哉小人之好毀謗者也彼傳奕及然其雖在也乎 謂母於切利下又孝論曰夫聖人之道大難練乎獨尊於人天不可得而生也不可得而死及其應物示同乎天人尚必順乎人道不敢忘其母之既死不敢拒其父之見命故方其成道之初登天先以其道諭其母氏三月復歸于世其命還其故國諭父於道而其國皆化是誠

逐浮情而變化隨幻業以昇沈乃推及於三世無不欲委曲保護俾得措於大道第以神性之理既微變化之機復冥故世俗莫之能知莫之能信輒曰佛氏無父佛氏無父亦未之深考也夫順性資神之道固所難明而形情之間亦豈遠乎人法故如釋尊祇割愛入山修無上道道既成乃謁母於切利為母說法三月而還其國為父說法國人皆化之及父主沒躬率諸釋負棺以葬弟子目捷連欲抹其母則為說于血

父也聖人躬與諸釋負其棺以趨葬聖人可謂與人道而大順也 弟子目捷連下其事詳于孟

蘭盆經 懺摩翻譯名義集衆善行法篇曰懺摩此翻悔過 瑜伽施食法私曰施食法出自瑜伽蜜教故曰瑜伽也佛祖統紀第三十卷瑜伽蜜教志釋曰梵語瑜伽此云相應謂一切乘境行果所有諸法皆相應也 冥漠之天朱褒悼亡妓詩曰魂歸冥漠魄歸泉只住人間十五年見三

體詩 思議之表圭峯 蘭盆法且囑諸弟子歲必行之凡若此者皆示同人

圓覺經序有此語 五 鼎孟子梁惠王下篇有 三鼎五鼎之語大全雙 峯饒氏曰五鼎是大夫 之禮羊豕魚腊膚三鼎 是士之禮持豕魚腊 三獻孝經曰事親者居 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 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 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 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 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 註曰三牲者牛羊豕也 追遠曾子曰慎終追遠

法特其教迹各異矣建城諸居士請百拙座主於孟夏之朔啓講孟蘭盆經至望日則如法設供兼修懺摩及瑜伽施食法是俾其親神超冥漠之天此禮也 議之表天地有所不能制惑業有所不能拘其法利殊常豈但五鼎之豐三獻之勤以為能孝乎蓋其迹則略近於世俗追遠之祭而資神之妙唯我釋為獨至也某婦禪日久祀事久虛不孝之罪無所逃責聞

民德嘔厚矣見論語學而篇

摩騰入漢已註于第一卷以釋錄序僧會未與此事當具于第六卷諸祖贊中

禪餘外集卷五

茲勝舉不覺慚喜交發故不辭筆舌首為唱言凡有親者請入斯會倘不以余言為妄則幸矣

栢山建庵疏

粵自摩騰入漢僧會來吳寶刹基布幾遍域中列聖相承靡不崇重豈徒為是不急之務後耳自之觀乎蓋以佛之為教也究極一心之原則孔老有所未發廣包十界之外則經史有所未周立因緣以為宗則空有雙妙而百家無以置其喙設止觀以為門則體

自新刑法志曰改過自新見韻瑞

食金剛華嚴經第五十二卷曰譬如夫食少金剛終竟不消要穿其身出在於外何以故金剛不與肉身雜穢而同止故於如來所種少善根亦復如是要穿一切有為諸行煩惱身過到於無為究竟智處何以故此少善根不與有為諸行煩惱而共住故

聚沙為塔法華經方便品偈曰乃至童子戲聚沙為佛塔如是諸人等皆已成佛道

用交融而千聖莫能異其轍蕩開積劫之迷謬翻示本有之真常故二千年来洞性命之奧窮生死之源者未有不歸於我佛者也故其崇奉之間必極其誠敬而金錢穀帛所弗吝矣即其下者或藉之以開自新之路或假之以成請福之門雖功在有漏終不唐捐近之可作入道之緣遠之必為解脫之因如華嚴經食金剛之喻是也如法華經聚沙為塔各成佛道是也茲建水之西真武嶺之陽有山名栢山者突出

禪餘外集卷五

九

一簣子曰譬如為山未
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
平地雖覆一簣進吾行
也見論語子罕篇

綿力書言故事第七卷
曰言力薄曰綿力漢嚴
耽傳淮南王安書曰且
越人綿力薄材不能陸
戰

珠珠普攝網光華嚴疏
云帝釋殿網貫天珠成
以一大珠當心次以其
次大珠貫穿匝繞如是
展轉連繞經百千匝若
上下四面四角等之皆
行位相當一明珠內百像俱現珠珠皆余此珠明徹互相影現影復現影而無窮其覺祖蓮華
第一卷

立象以盡意易象例曰
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
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
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
在兔得兔而忘蹄蓋者
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蓋
也然則言者象之蹄也
象者意之筌也存言者
非得意者也存象者非
得意者也見祖庭事苑
第一卷

天平俯瞰金城千峰頓舞於座下二水交流於席間
晴嵐夕暉帶瑞光而掩映松雲竹雨傍佳氣而蔥籠
實靈秀之所鍾吉祥之所集第隱而未發大有待於
今日者也其上人夢寐斯山蓋亦有年今暫依敗屋
習靜其中而里閭諸老咸謂此地宜建寶方為國
祝釐祖以山非止於一簣海必資於羣流乃不揣綿
力遍于有緣唯願各弘檀度共贊嘉猷施一文以及
百千萬文滴滴全歸海若勸一眾以及百千萬眾珠

珠普攝網光則栢山雖小終為淨國之殊因建立雖
粗咸為妙道之勝行矣謹疏

雙滌寺造佛像疏

吾聞易之為教也必立象以盡意而造易之道者必
忘象以明心象不立則意弗盡象不立則心弗明故
未有不由象而入亦未有不忘象而得者用觀我佛
之教亦若是曩者靈山會上橫說豎說不為不多矣
而猶必設像以示之蓋以像者象也象之所示者圓

慧光渾圓其于陳瑄序
落成字彙落字註曰官
室既成祭之曰落成故曰
落成
造像功德其說詳刊大
藏一覽造像品并釋氏
要覽三寶編

高之所示者方象之所示者廣言之所示者局學者
多以有執著之心觀有局量之言所以機死於境神
困於慮求其廓然天解不亦難乎唯懸象以立教則
言不可得而詮心不可得而計忽然過於目契於神
心與象俱忘而慧光渾圓輝映十方矣彼三百餘會
五千餘軸又有過於此者乎雙滌其上入重創寶方
棟宇落成但聖儀未備勢必次及復有待於諸檀也
夫造像功德諸經備載亦諸檀所給聞者至於由像

蝸廬書言故事第十一
卷曰自稱已卷曰蝸居
蝸廬續廬魏胡昭傳註
隱者焦光作圓舍形如
蝸牛蓋謂之蝸牛廬
願學焉此三字見論語
先進篇
事第七卷曰無產業曰
無立錫地食貨志秦孝
公壞井田開阡陌民得
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
者無立錫之地莊子
盜跖篇曰堯舜有天下
子孫無置錫之地吸
沉瀝而充積楚辭賈誼

契心優入覺域則其功德較前功德為何如哉且由
心造佛佛即是心假彼他佛成我心佛是又不獨為
雙滌造佛也謹疏
北山靜室化米疏
北嶺岩窈直聳千尋之勢東峰橫亘常浮萬壑之煙
清冷雲中昔來已成寶所荒蔓草裏今日幸構蝸廬
歷六載以修因蓋有志矣攝一心以入道乃願學焉
但釋種兒孫本無卓錫之地比丘軌範獨有持鉢之

不為力

續金華集卷五

惜其篇曰攀北極而一
息可吸沉瀛以充虛
文選張平子思玄賦曰
飲青岑之玉醴兮餐沆
瀣以為糧註曰沆瀣露
氣也

優填瑞像祖庭事苑第
五卷曰釋提桓因請佛

升初利為母說法請三
月夏安居如來欲生入

渴仰不將侍者不言而
去時舍衛國波斯匿王

及拘翼國優填王至阿
難所問佛何在阿難答

言我亦不知二王思觀如
來遂生身疾乃請尊者

離刺梅檀如來自天宮還
也刻檀之像起迎世尊

阿育靈儀四明育王寺塔
緣起見佛祖統紀法運

通塞志西晉武帝太康
二年篇○漁人網得金

像文殊見東晉明帝太
寧三年篇○高僧掘得

金像見東晉成帝咸和
四年篇○曇翼得金像

見東晉武帝太元十九
年篇○又法苑珠林第

二十一卷可詳考焉
說陰而息影註于第二

卷
淨名庵記滿月之容金
光明經讚佛品偈曰淨

潔無此如雲金山圓足
無垢如淨滿月如椽

之筆書言故事第十一
卷曰晉王珣夢人以大

筆如椽與之語人曰當
有大手筆事東武帝道

長
冊謚議首珣所筆

金繩法華經見寶塔品
曰琉璃為地寶樹莊嚴

黃金為繩以界八道
逸老莊子大宗師篇曰

佚我以老思我以死
兩笠雲蓑東坡畫鬼說

之考牧圖後詩曰煙蓑
雨笠長林下老去而今

仰山
山大有
千三山
山大有
千三山
山大有
千三山

緣祇此凡驅未可指松栢為食素無仙術詎能吸沆
瀣而充勵功信在於一人資糧必假於眾助不免打
開布袋便請撒出珍珠

避影山房化佛像疏
優填瑞像肇勝化於西乾阿育靈儀浮祥光於東震

休道跋提已滅疑從兜率再生炳煥世表之休明映
奪人間之秀麗戒定慧三學離此難求法報化三身

祇這便是儼神像之如在敢不敬乎望佛果而知皈
敬

像文殊見東晉明帝太寧三年篇○高僧掘得金像見東晉成帝咸和四年篇○曇翼得金像見東晉武帝太元十九年篇○又法苑珠林第二十一卷可詳考焉說陰而息影註于第二卷

淨名庵記滿月之容金光明經讚佛品偈曰淨潔無此如雲金山圓足無垢如淨滿月如椽之筆書言故事第十一卷曰晉王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語人曰當有大手筆事東武帝道長

冊謚議首珣所筆

金繩法華經見寶塔品曰琉璃為地寶樹莊嚴黃金為繩以界八道逸老莊子大宗師篇曰佚我以老思我以死兩笠雲蓑東坡畫鬼說之考牧圖後詩曰煙蓑雨笠長林下老去而今空見畫見東坡詩集第

十二卷將有事於綠

陶淵明歸去來辭曰

輒有此矣今既就陰而息影首假立像以攝心茲成

滿月之容請下如椽之筆

龍潭靜室化田疏

石塘巖畔珠樹映白毫之光龍井高中金繩耀彩雲

之色數椽草屋堪為息影之區一片冰心早成逸老

之計蒲團拄杖已結友於青丘雨笠雲蓑將有事於

綠畝但仰山無插鐵之地平田少驅犢之場恒產無

存供資有待蒸砂未能作飯烹雲詎可療饑欲求百

轉餘不集卷五

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

事于西疇 仰山插鉢

見從容錄第十五則

平田驅犢會元第四卷

平田普岸禪師章曰臨

濟訪師到路只先逢一

嫂在田使牛濟問嫂平

田路向甚麼處去嫂打

牛一棒曰這畜生到處

走到此路也不識濟又

曰我問你平田路向甚

麼處去嫂曰這畜生五

歲尚使不得濟心語曰

欲觀前人先觀所使便

有抽釘拔楔之意及見

師師問你還曾見我嫂也

未濟曰已收下了也

恒產孟子梁惠玉上篇曰

無恒產而有恒心者

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

產因無恒心註曰恒常也

恒產可常生之業也 蒸

紗膠嚴經 第一卷曰猶如

煮餅縱經塵劫終不能

得又第六卷曰如蒸紗

名熱砂 京雲洞山守初

禪師因事頌曰五臺山

上雲蒸飯佛殿前頭狗

屎天利竿頭上煎餅子

三箇胡椒夜數錢見祖

庭事第三卷 百丈之疇

會元第四卷曰百丈山

涅槃和尚一日謂眾

曰汝等與我開田我與

汝說天義眾開田了

唯請說天義師乃展兩

手眾因指 甘誓之錄

池州 甘誓行若將錢三

貫文入禮堂於第一座

面前云請上座施財上

座云財施無盡法苑無

窮甘云 恁麼道爭得某

用錢却將出上座無語

田譜記卷之五

大之疇必須甘誓之錄

鋤頭下好窮大義筆大

上請 放光明

蕉林金山庵化萬人緣

買田疏 蕉林積翠久

覆舊隱之蹤金利浮光

遠繼古山之苑 萬松

影裏不妨揭起把茆十

字街頭便好打鬧布袋

要得食輪先轉的須擅

度樂成驅牛未問於平

田出 鐵翼逢平須達欲

從一鋤下覓取半個敢

向片楮中 尋出萬人

不辭拈起話頭便請各

開笑口

白水巖諷華嚴經疏

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更於何處有經遍法界是華

嚴一經經更於何處著眼若也於斯領略便已脫彼

廉纖說甚十種玄門打人不須彈指縱道一真法界

笑破豈用回頭祇為習障轉濩無奈塵封難刮若不

從音聲海震地喧天怎能得光明雲輝今狀古要入

昆盧海裏橫架鐵船且向觀音門頭直揚影草一聲

入耳何須更歷百城半偈真心正好直超九界梵音

一頁三法止
無三三不三三
交後註接註
法界

釋法苑珠林卷之五

人一卷經盡乾坤是學
人一隻眼以者萬眼請
如是經千萬億劫常無
間斷見會元續略第一
卷〇會元第四卷趙州
章曰蓋十方世界是沙
門一隻眼 十種玄門
見二藏法數第三十七
卷 音聲海光明雲見

華嚴經第四十八卷如
來十身相海品 願圓
一生之佛果華嚴經序
曰見聞為種八難超十
地之階解行在躬一生
願曠劫之果 奇哉眾

生華嚴經第五十一卷曰
此時如來以無障礙清淨
智慧慈惠惑迷惑不知
哉此諸眾生云何具有
萬億一十一萬九千五百
同同號阿彌陀佛又詳
樂邦文類第一卷

神僧告之曰六道四生
受苦無量何不作為陸
大齋以披麟之帝以開
諸沙門無知之者唯誌
公勸帝廣尋經論必有
因緣帝即遣迎大藏積
日披覽創立儀文三年
而後成乃建道場於夜
分時親捧儀文悉停燈
燭而白佛曰若此儀文
理極聖凡願拜起燈燭
自明或體式未詳燭暗
如故言訖一禮燈燭皆
明再禮官殿震動三禮
天上雨華天監四年二
月十五日就金山寺依
儀修設帝親臨地履詔
諸律師直文當時靈響
不能備錄

泣夜之魂 李華甲古戰
場文曰往々鬼哭天陰
則聞 援溺之手孟子
離妻上篇曰淳于髡曰
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
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
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
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
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
者權也 目連救倒孟
蘭盆經曰是佛弟子修
孝順者應念六中常憶
父母乃至七世父母年

纒舉豁開大地之心光寶帙初繙願圓一生之佛果
偉哉法力奇哉眾生個個自具一經祇要自悟自證
人人同登此會管取全號全名

萬石灘頭化建中元水陸齋疏
煙汀雲暗雨空濛常漲翻空之浪沙清月明風慘切
時聞泣夜之魂綠柳岸頭正好垂援溺之手白蘋浦
上孰能橫度險之舟茲某當日連林倒之日祇梁武
修齋之儀直教鐵圍山傾消日下行看金沙地立現

難前大川流滾任乘風而利涉客枕搖蕩儘破浪而
無虞願出五家之財全修三堅之法實有徵而可信
幸勿迂而弗從

寶善庵請大藏經疏
釋迦四十九年橫說豎說長說短說總之曰三藏無
非因機而設藉緣而興者也機既千差緣亦萬異所
以勞他靈山老人出世一番從無說有舌根施地難
曰經曰律曰論若千波競起萬峰爭峭要之祇明此

中元書故事第十卷曰七月十五謂之中元節 水陸齋佛祖統紀法門光顯志曰梁武帝夢
神僧告之曰六道四生受苦無量何不作為陸大齋以披麟之帝以開諸沙門無知之者唯誌公
勸帝廣尋經論必有因緣帝即遣迎大藏積日披覽創立儀文三年而後成乃建道場於夜分時
親捧儀文悉停燈燭而白佛曰若此儀文理極聖凡願拜起燈燭自明或體式未詳燭暗如故言
訖一禮燈燭皆明再禮官殿震動三禮天上雨華天監四年二月十五日就金山寺依儀修設帝
親臨地履詔諸律師直文當時靈響不能備錄
泣夜之魂 李華甲古戰場文曰往々鬼哭天陰則聞 援溺之手孟子離妻上篇曰淳于髡曰
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
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目連救倒孟蘭盆經曰是佛弟子修孝順者應念六中常憶
父母乃至七世父母年

年七月十五日當以孝

慈憶所生父母為作盂
蘭盆施佛及僧以報父
母長養慈愛之恩疏曰

孟蘭是西域之語此云
倒懸盆乃東夏之音仍

為救器若隨方俗應曰
救倒懸盆鐵圍山地

獄在鐵圍山見法苑珠
林第十一卷地獄部

金沙地阿彌陀經曰極
樂國土有七寶池八功

德水充滿其中池底純
以金沙布地利誠易

需卦曰需有孚光亨貞
吉利涉大川無虞書大禹謨曰

曰金銀瑠璃水精珊瑚碼瑙明珠寶可藏中欲濟貧乏況一切財業非是真實水火盜賊縣官惡
子之家有分甲父母言善哉如子所志便取廣施見大藏一覽布施品一學之法具于第四卷
勸放生文黃口註于第二卷沈槐庭居士歸西記

本地風光而已是知大藏之中一言一句並是諸佛

之心髓眾生之法藥又安論其為權為實為教內為

教外乎近日黃口種雜動經三藏却記宗下語言棒

喝以為生活不知其執滯筌蹄度量佛智則在宗而

違宗在教而背教其獎正等也茲聞谷大師飛錫南

來寓叙州之寶善禪衲輻輳機固非一而大師門庭

廣大三根並攝由是監院心師思講大藏普潤羣機

時有文學徐君首發大心揮金為倡然大廈非一才

于外物篇曰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
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天厦一木王子淵四子講德論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
大厦之柱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也見文選 為山一篲具于上栢山建庵疏

之能構為山非一篲之可成倘得同出一手共贊嘉

猷則一文一粒皆濁海之寶帆而佛果之直種也侍

他年踏著本地風光卻向他道三藏靈文原是多年

故紙亦有何過

鼓山鑄法華銅鐘疏

眾生礙於形局於方分寸成隔而不能通其能通者

唯聲與聞也是知聲之所暨最廣而聞之所通最神

凡寓內齊眾之法醒眾之方捨聲聞無能及者今上

冥途聞鐘聲 劫脩清規
法器章曰金陵志云民
有暴死入冥司見有五
木螺械者告之曰吾南
唐先王也以宋齊丘之
謀殺和以降者致此無
聞鐘聲暫息為苦仗為
歸白嗣君為造鐘民
還其間後主因造大鐘
於清涼寺鑄曰薦列祖
孝高皇帝號怒出也○
法苑珠林百十八鳩鐘
部可詳考焉 關內聞
鐘聲未考

自朝廷下及僧舍凡盛言晨昏齊進止必有藉于鐘聲
非鐘以聲聞為用乃慶眾者所必資乎至于釋典所
載冥途聞鐘聲而苦其為之頓息關內聞鐘聲而觸
體為之頓碎則其用益神矣鼓山湧泉寺闢草重創
能始曹公首建大殿齋堂得山林公乃於大殿之前
建鐘鼓二樓及方伯申公來遊茲山遂捐俸金命
法華銅鐘由是寺乃遣僧行乞翼成勝事夫以法華
而入鐘聲以鐘聲而宣法華俾人人一著耳根即領

儒帶草庵 此事出自法華經信解品○
走出火宅 此事本乎法華經譬喻品
三合五合未詳其義

儒帶草庵 此事出自法華經信解品○
走出火宅 此事本乎法華經譬喻品
三合五合未詳其義

全經無勞濡滯草庵而頓護家藏不庸走出火宅而
穩駕白牛其為福田利益為何如也抑聞之鐘之為
器也必三合而後成聲必五合而後成聞夫聲必假
於三合則聲而非聲矣聞必假於五合則聞而非聞
矣聲而非聲則非聲之聲逼塞虛空矣聞而非聞則
非聞之聞週遍法界矣從此悟入鼓山鐘早鑄成
也如其味然且待一火功成之後自有大口阿師普
為一切人說破在

空鑽故紙會元第四卷

曰福州古靈神贊禪師

本州大中寺受業後行

脚過百丈開悟却回受

業本師問曰汝離吾在

外得何事業曰並無事

業遂遣執役一日因浴

身命師去垢師乃拈前

曰好所佛堂而佛不聖

本師回首視之師曰

雖不聖且能放光本師

又一日在窓下看經蜂

子投窓紙亦出師觀之

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

出鑽也故紙鑽年夫逐

有渴曰空門不肯出投窓也

大癡百年鑽故紙何日出頭時

本師置經問曰汝行脚遇何人

吾前

後見汝發言異常師曰某甲蒙百丈和四指箇歌慶云欲報慈德耳

嚴真解序不從門而入巖頭曰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見會元第七卷雪峯章

一中師請方冊藏經疏

曰經曰律曰論黃鳥一聲兩聲若佛若法若僧白雲

三片四片世尊從無說有橫安龜上之毛衆生自有

尋無苦索爐中之雪未免空鑽故紙恰如癡守枯株

若是出格之機定不從門而入怎奈迷封滯殼每驚

暗裏繩蛇所以說短道長恃架空中樓閣法法盡從

這裏去沙礫總是精舍言言不自別處來瓊宮現於

莖草三百餘會誰非搖影之鞭五千靈文盡是止狂

心賦曰繩上生蛇而覺悟杖中見鬼而况吟誦曰論頌云白自有繩繩是麻交裡有繩繩是蛇麻

上生繩猶疑妄豈堪繩上更生繩空中樓閣程子曰堯夫襟懷放曠如空中樓閣四通八達也

見一椽金書第四十一卷○永覺之意者蓋用翻譯名義諸國篇所載乾闥婆城之事也

之鞭智度論第二十六卷曰如良馬見鞭影便去鈍驢得痛手乃行○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

無言世尊良久外道讚歎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外道去後阿難問佛外道有何

所證而言得入佛云如

世良馬見鞭影而行見

碧岩集第六十五則

因指見月圓覺經清淨

慧章曰修多羅教如指

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

標畢竟非用○楞嚴經

第二卷曰如人以手指

月示人彼人因指當應

半藏會元第四

卷趙州宣曰有二婆子

令人送錢請轉藏經師

受施利了卻下禪牀轉

十匝乃曰傳語婆轉藏

經已竟其人回舉改婆

之藥因指若能見月長安不用更尋就路便可還家

漢陽去此不遠茲有一中上人戒月久嚴悲花頓發

欲窺大智之域須假多聞之方未轉半藏於趙州先

請全書於秀水是佛說是魔說直須倒卻利竿非權

乘非實乘祇要踏穿漆桶海中波無二味豈計來源

門外路有千條均趨葦下三草二木並資法雨以芬

敷七寶八珍一任貧兒之探取筆乾舌短弘讚因不

可窮蚊負蟻緣流通豈其敢後為題危語通告檀門

經下根案

釋於小集卷五

卷五

卷五

卷五

卷五

卷五

婆曰比未請轉全藏如
何祇經轉半藏佛說

魔說會元第九卷為山
靈祐禪師章曰師問仰

山涅槃經四十卷多少
是佛說多少是魔說仰

曰總是魔說師曰已後
無人奈子何仰曰慧寂

即一期之事行履在甚
麼處師曰祇貴子眼正

不該子行履例初創
竿具于茅三卷與曾二

雲大參書三草二木
宗鏡錄序曰遂使三草

二木成嶺地之榮邪
種蕉茅同雨之潤三草一

具于第四卷答呂天池司農菘
飲之而有咏故曰危言

祝融具二卷荷山庵記
一也註曰揆度也其揆

頭見會元第七卷雪峯章又雪峯在德山作飯頭見會元第七卷巖頭章○為山在百丈作與座

見會元第九卷為山章揚岐典聖並作監院揚岐作監寺見會元第十九卷揚岐章○福州鼓

山神晏興聖國師稱晏監院見禪林類聚知事門杜順和尚頌見林間錄下卷并禪林類聚祖

偈門華嚴八十一卷
今世印行華嚴經於八

十卷外有行願品一卷
并之為八十一卷乎

或云其初八十卷者證
聖元年于闐三藏實又

難陀於東都佛授記寺
再譯舊文兼補諸闕合

成唐本八十卷其八十
一卷貞元十二年闕實

三藏般若於京師大崇
福寺譯成四十卷即舊

經八法界一品其題號
下注云此經凡四十卷

今將末卷權讀大部故

同轉法輪的屬菩提種草共出實手度裁般若根苗

謹疏

取山諷華嚴經疏

鼓山故禪刹也自興聖肇基聯燈不絕七十餘代禪

化大行至嘉靖間為祝融氏所廢鞠為茂草天啟復

創延博山和尚開堂大演宗風度幾匹美前休但禪

掌歲必諷華嚴以為日課禪者或以為嫌予謂華嚴

宗法界少林傳一心踏兩徑歸本一揆況真實參

祝融具二卷荷山庵記鞠為茂草見詩小弁篇一揆孟子離婁下篇曰先聖後聖其揆

雪峯為山皆充典座雪峯在洞山作飯

頭見會元第七卷雪峯章又雪峯在德山作飯頭見會元第七卷巖頭章○為山在百丈作與座

揚岐典聖並作監院揚岐作監寺見會元第十九卷揚岐章○福州鼓

山神晏興聖國師稱晏監院見禪林類聚知事門杜順和尚頌見林間錄下卷并禪林類聚祖

偈門華嚴八十一卷

今世印行華嚴經於八

十卷外有行願品一卷

并之為八十一卷乎

或云其初八十卷者證

聖元年于闐三藏實又

難陀於東都佛授記寺

再譯舊文兼補諸闕合

禪者自古必兼庶務如雪峰為山皆充典座

聖並作監院豈以一卷華嚴而遂為參禪者所礙乎

又如龍樹馬鳴皆兼大乘圭峰溫陵並註經論豈以

一卷華嚴而遂為參禪者所礙乎昔杜順和尚作頌

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負醫又灸猪左膊

上此頌若謂是教華嚴八十卷出於何卷若謂是

禪渠又是華嚴初祖可知但要明此禪也著教也著

不必割截虚空競彼此為識者所笑茲因歲例茲

禪餘集卷五

禪餘集卷五

禪餘集卷五

禪餘集卷五

禪餘集卷五

禪餘集卷五

禪餘集卷五

禪餘集卷五

禪餘集卷五

禪餘集卷五

禪餘集卷五

禪餘集卷五

禪餘集卷五

諷華嚴故筆此以解其惑若夫因果福德之說茲不敢贅

鼓山募禪米

石鼓乃省會之鎮湧泉為禪衲之淵忠懿肇基以來遠歷七百餘祀興聖唱道之後永聯七十餘燈無奈禪風漸替而弗揚所以佛力益窮而莫振加之祝融煽熾遂爾蘭若丘墟殘碑倒卧莎庭狡兔橫眠佛座茲者欲吹久灰之燄結茅於衰草之中思續既斷之

忠懿佛法金湯編第十卷錢弘俶章曰弘俶文穆第九子策封其越國王謚忠懿嘗慕阿育王造八萬四千塔中藏寶篋箇中置一心咒經十年訖功布敬部內又王審知章曰審知字信通光州人梁封國王嘗建鼓山寺請晏國師開山

○由是則肇基於鼓山者王審知而非忠懿也未考審知又謂忠懿孫又未詳鼓山肇於忠懿乎肇於審知乎也

蘭若丘墟王勃滕王閣序曰梓澤丘墟見古文真寶後集續絃書言故事第一卷曰十洲記厚麟洲以鳳喙麟角作膠多續絃膠能續斷絃呼庚呼癸具守第三卷與傳勿心誠意書窮而莫振左傳昭公十四年有振窮二字其註曰振救

枵腹尺膾雙魚第一卷曰枵然皮腹中無隻字注曰枵然言胸中空虛如此無恒產註字上龍潭靜室化田疏

糊口於四方見書言故事第三卷儒學類先轉食輪具呼上蕉林金仙庵化萬人緣買田疏雲門餅見神林類聚餅餅門

趙州茶見類聚茶湯門廬陵米見類聚問法門○從容錄第五則曰僧問清源如何是佛法大意源云廬陵米作麼價

金牛飯見類聚齋粥門○又是碧岩集七十四則

絃豎拂於荒煙之下腰包方集缺缺已空未及二心

而問教問禪方將仰首而呼庚呼癸枵腹何能辨道

備緣方可安居佛有遺規止資命於一鉢僧無恒產

但糊口於四方以故先轉食輪必須遠遣乞士雲門

餅趙州茶固是咀嚼有分廬陵米金牛飯便請布施

將來

怡山長慶西禪寺重建法堂

闍城之西五里許為怡山其上蓋有長慶西禪寺云

大興寺志闍城之西五里許為怡山其上蓋有長慶西禪寺云

懶安會元第四卷曰百

丈海禪師法嗣福州長

慶大安禪師號懶安

白牛具于上獨詣師化

造靜室疏有句無句

見從容錄第八十七則

後道者會元第七卷曰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抗

州鹽官人也姓孫氏京

性淳澹年十三於蘇州

通玄寺出家發願參禪

苑後參靈雲問如何是

佛法大意雲曰驢事未

去馬事到來師如是往

來雪峯玄沙二十年間

坐被七箇蒲團不明此事

一日捲簾忽然大悟乃有頌曰也大差也大差捲起簾來見天

問或解何宗拈起拂子劈口打峯舉謂玄沙曰此子徹去也少曰未可也是意識著述更須勤過

始得至晚衆僧上來問訊峯謂師曰備頭陀未肯汝在汝實有正悟對衆舉來師又復頌曰萬象

中獨露身唯人自肯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裡冰峯乃傾沙曰不可更是意識者

述關師請居長慶號起覺大師

居士第七卷有宿薛際可居士風木堂詩蓋其人乎

三寶住持釋氏安覺三寶篇曰住持三寶

鉢金雕木繪塑形像佛寶三藏文句是法寶剃髮染衣同一理事是僧寶又曰佛法前後報

恩經云佛以法為師佛從法生法是佛母佛依法住於三寶中何不以法為初佛言法雖是佛師

而非佛不弘所謂道由

人弘是故佛先法後也

寺於唐懶安禪師自大瀉來居白牛橫觸耕翻木

地有句無句攪亂當時繼而稜道者則以雪峰驚鼻

毒氣薰滿閭浮歷代燈傳繩繩不絕與雪峰鼓山稱

閩中三大刹自入明來法燈漸泯以至今日則無

論振宗揚教不及疇昔即棟宇之彫弊亦幾不可支

矣憲長曹公有痛於衷乃極力主張之命住僧募修

大殿今經三載功幸告成而法堂兩無傾頽如故居

者抱恩遊者興嗟曹公之意猶未釋然也由是住僧

復發大心再行募化薛居士某則首捐金以為衆倡

余惟叢林之立必建堂以演法蓋以三寶住持雖曰

並重而接物利生莫法之尚佛者主此法者也僧者

演此法者也使佛而無法何貴於佛僧而無法何貴

於僧且諸佛之所同師羣僧之所共奉為出險之寶

筏為破暗之明燈法誠不可一日緩而堂顧可一日

廢歟是宜緇流之且夕弗寧亟思締構也然檀那之

傷今甲古者實有同悲今順風呼之豈有弗應者乎

德

何何何何

萬象之中獨露身如土
所云 迦陵玄音楞嚴
經第一卷曰迦陵仙音
遍十方界○佛六十四
種梵音其三十七如迦
陵頻伽聲註曰梵語迦
陵頻伽華言妙聲鳥謂
如來法音美妙如彼禽
之聲也見三藏法數第
四十九卷

吾知金帛之委輸棟宇之崢嶸可計日以待矣第法
必藉地而後弘也必藉法而後重使有堂而無法亦
何貴於有斯堂也萬象之中獨露身乃七百年來未
了公案迦陵玄音不容久歇余又不能無厚望焉諸
君其勉之

寶善庵建舍利塔疏

昔世尊化權既畢斂彩雙林渡化為舍利俾流光現
瑞永為人天福田蓋其悲心弘願無有窮盡乃爾垂

縣官前漢書東平思王字博曰縣官年少註曰不敢指斥成帝謂之縣官也○霍禹曰縣官非我
將軍不得至是註曰縣官謂天子見前漢書霍光傳○私曰縣官者不可限天子之稱乎看者
可以意而會之也又見事文類聚別集字義部 中官晉語諸姬之良掌其中官見韻略 屬續
善言故事第五卷曰言人臨終曰屬續之際禮記喪大記篇曰屬續以俟絕氣註曰屬續也續續
也以綿輕而易搖動故
付置於口鼻之上以為
後驗其氣之有無也

迹於末代也汴之通許縣洪福寺故有塔歲久傾圮
近年因流寇至縣官取其磚修城得一石匣方二尺
啓之中藏銀匣一貯金像二尊銀瓶一貯佛骨一節
骨中舍利如黍水晶瓶七各貯舍利若干粒及考其
舊碑則宋皇祐初曹后命 中官瘞佛骨舍利於塔之
第五層蓋宮中歷朝所奉悉舉而藏之塔中也時宜
興曹安祖大叅為兵驛道請舍利一瓶歸且興擬建
塔南岳山中以疾作弗果臨屬續以舍利囑嘉興曹

飲酒茹葷莊子人間世
篇曰顏回曰同之家貧
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
月矣

愚公侍御余次年到茗谿真寂待御公乃送舍利至
真寂托余任其事適值屢歲弗登弗克連成因思金
陵匡廬鄧山俱有舍利輝映人夫而閩中獨未之聞
乃欲歸闔立塔會心石師暨諸檀越來請遂俾頂戴
入閩今議建塔於劍外之寶蓋以劍州為八閩要
道而實善復僻入山中非飲酒茹葷之輩所得過而
問也夫此舍利遠在十萬餘程之外歷二千餘年之
久而止於茲丘我閩衆生自開闢以來所未見聞者

今得遇而躬禮之是豈眇小之緣哉且此塔既成
幾紫磨金身常在說法而一瞻一禮咸沾殊利永為
菩提種子矣願我同倫共出隻手

福州羅山法海寺修淨土懺疏

淨土之教本於大彌陀千六觀等經稱西方有極樂
世界其功德莊嚴最為第一而彌陀世尊攝諸衆生
歸於極樂其誓願廣大又最為第一衆生求生者永斷
諸苦直至成佛無有退轉其福德利益又最為第一

懺摩惟諾草言悔過謂
悔往昔過也詳法苑珠林
卷一百一十五

易行三藏法數第五卷
曰二道一難行道論云
於五濁惡世無量佛所
求阿鞞跋致甚難可得
蓋言娑婆世界塵境麤
疆五欲障蔽難入於道
故名難行道二易行道
謂憑信佛語修行念佛
三昧求生淨土復乘阿
耨陀佛願力攝持決定
往生故名易行道○此
說出發婆論并淨土十
疑論 慈雲懺主法師
遵式字知白撰往生淨
土儀儀宋天信中賜慈
雲之號又崇寧三年賜號去寶大師紹興三十年特謚懺主禪慧法師見佛祖統紀第十卷

求生此者但以淨心為本其淨心之方或持名或修
觀或廣修眾善其簡直易行又最為第一故諸經廣
讚列祖弘揚自佛教入中國來受持之盛獲效之捷
無有踰於此者但恐無始劫來罪根深重則障緣實
多淨德難成由是宋慈雲懺主依天台教法歷考諸
經撰為懺法總之以淨心為體以三觀為宗以滅罪
為用以往生為趣事脩理圓凡修此者當先發三種
心一者直心二者深心三者廣大心具此三心然後
發

集煩惱惑業篇慕何下註曰如智論云黑業者是
不善業果報地獄等受若惱處是中眾生以大
苦惱悶極故名黑業善果報處所謂諸天以其受樂
隨意自在明了故名白業是業是三界
天善不善受果報處所謂人阿修羅等八部以其
觀經所說一父母恩二眾生恩三國王恩四三寶恩
釋氏要覽所說一國王恩二父母恩三師
友恩四檀越恩見三藏
法數第十六卷 三有
三藏法數第十三卷曰
三有者謂欲界色界無
界六道眾生各隨所作
善惡之業即感善惡之
報因果不亡故名有
金剛之種上栢山建庵
疏引食金剛之喻當辨
考焉 二施三藏法數
第七卷曰二種施一財
施二法施 金池之花
輪阿彌陀經曰極樂國
土有七寶池八功德水
充滿其中池底純以金

依之而修則非獨罪山可摧黑業可滅當不出道場
而可以親見佛光蒙受記莚即娑婆界內坐金色寶
蓮之座也茲羅山法海寺爾和上人聞有斯利乃結
諸淨侶同修此法普為四恩三有布淨土之因作往
生之緣毋以有為之功天必敗壞將見金剛之種永
不銷亡倘能各發三心共修二施則金池之花輪日
長而菩提之妙果非遙矣謹疏

論贊

依式論三三論
議發初

沙布池池，中蓮華大如車輪，青色青光，黃色黃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香潔。

達本篇自此已下，達本篇顯化篇崇德篇輔教篇，此四篇之論者，皆出弘釋錄，又而載於此也。雖然彼文與文有所小異，當并考而辨之矣。

輪王髻珠法華經安樂行品曰：如轉輪王見諸兵衆有大功者，心甚歡喜，以此難信之珠，又在髻中，不妄與，而今此

灌頂王子華嚴經第三十九卷曰：如轉輪聖王所生太子，母是正后，身相具足，其轉輪王令此太子坐白象寶妙金之座，張大幢幡，然香散花，奏諸音樂，取四大海水置金瓶內，王執此瓶，灌太子頂，是時即名受王職位，墮在灌頂利利王數，即能具足行十善道，亦得名為轉輪聖王。○智度論第二十五卷曰：又如轉輪聖王太子，雖未成就福祿，威德勝於一切諸王，何況作

轉輪聖王 勝國如第一卷送本立上人埽山序所云也 白業具于上羅山法海寺修淨土懺疏

達本篇論

師所述私教，達本篇有宗，達本篇有悟，達本篇有行，達本篇有果，達本篇有報，達本篇有因，達本篇有緣，達本篇有業，達本篇有果報，達本篇有因緣業報，達本篇有因果，達本篇有因果報，達本篇有因果報應，達本篇有因果報應，達本篇有因果報應。

論曰：禪那一法，遍在諸乘，悉從修證，並落格量，唯達磨直指一心，強號為禪，無修證格量之可言。正如輪王髻珠，尊貴無上，非他寶可並，亦如灌頂王子，雖在襁褓，非朝臣可擬，亦如金剛王，劍殺活縱，橫無不自在。非軌則可局，故為僧者，必首重之。倘舍此而他務，雖苦行積劫，終墮半途，非善術也。我建自唐馬祖首開甘露之門，嗣是分燈續燄，在處昭灼。入傳燈者四

守鼠為璞具于第一卷傳信錄序

十餘人至於宰官居士田父村媪，亦得與沾法味，同入宗鏡，猗歟盛矣。勝國之季，禪學寢衰，然鐵關晚出，猶有古尊宿之風。至於國朝，則慧林久凋，正脉已失。學禪之士，指不多屈，即有二稱善知識者，要皆認奴作郎，守鼠為璞，反不若專修白業者之為得也。嗚呼！碧水丹山，千載如昨，俯仰憑弔，豈勝寂寥。余於是，是有重慨焉。

顯化篇論

此篇顯化，不思議殊勝，賢聖皆論人，依其神通，等其論，刊虛妄也。

瑞巖扣冰 瑞巖寺扣冰
薰光禪師傳見弘釋錄
顯化篇并會元第二卷
神僧傳第九卷

論曰釋氏之學道其本也通其末也法當務道道成而通發矣若意在求通則必失道道失而通得是為魔事況通亦必失乎故正見者寧得道而無通非厭通也法不可務也且通之法大畧有五有修大乘二得者有修小乘而得者有修凡夫乘而得者有修外道法而得者有因宿習感報而得者大小不同邪正亦異未可繫而齊之是篇如瑞巖扣冰則古聖垂跡無可異者其餘或偏獲小果或尚滯凡夫或落鬼倫

狂是

或出外種或亦大權菩薩方便攝化既有數種差別不容繫抑詐可俱揚在俗之士固莫能辨出俗之英應知所務若徒見異跡而生欣必將流邪轍而莫返可不慎歟

崇德篇論

祖庭秋晚在慧競興明道者多行道者少夫明之將以行之也明之而弗行與未明何異且假呼以鈞顯譽營厚殖則雖機辨自在說法如雲吾以為直一禪

禪賦 註字第二卷翠雲

釋錄八集卷五

三十五

伏法假

德人出之
有世世用之

販而已茲篇所錄並精粹純誠之士雖契悟弗速馬祖神化難齊扣水而依教行持動不踰矩陶鍊之極終歸聖果又安取狂慧之謂謂哉若夫聞修之士或道大而知希或德成而適蹇形晦聲泯物色無從則非茲錄所能盡矣

輔教篇論

論曰儒釋教門戶迥別大儒融之以神理則千差頓忘小儒局之以格量則一塵成礙此大儒所以辨

六朝具于第一卷弘釋錄序

昏昏醉夢李涉登山詩曰終日昏昏醉夢間忽聞春盡亂登山因過竹林逢禮話又澤浮生半日閑見千家詩

株守具于第一卷楞嚴翼解序

天挺文選曰雄謀天挺見韻瑞

地縱論語子罕篇曰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聖又多能也○私曰天挺地縱當同意音或作天縱地挺看也可乎黃口具于第二卷沈魏庭居士端西記

不禁而自泯小儒所以謗欲息而不能也昔自六朝以來謗佛者不少皆以私意揣摩自成水火其於我佛之藩尚隔萬里即如昌黎一人毅然以道統自任而原道諸篇特昏昏醉夢語耳至於宋室諸儒實非昌黎之比第於梵經皆雜浮一往不能深窺其旨故困於知解而不信有絕解之境束於人倫而不知有超倫之事所以有異說之紛紛也茲錄諸儒則不然並皆通於諸老淡耽禪悅未嘗株守本局夫諸公皆

天挺人豪地縱神智而卒不能謗佛則佛之決不可
謗明矣彼黃山深學毫無所窺而藉口前賢妄生橫
議抑何其不思之甚也噫

鼓山勝蹟志論

昔王敬美謂茲山以峻名以登眺勝靈源之外奇麗
無聞而議者猶惜其不到鳳池而白雲洞尚未闢也
蓋山中諸勝奇秀則稱靈源超異則稱鳳池怪險則
稱白雲三天門若夫登高眺遠兼收山海之奇為公

鼓山勝蹟志自此已下
鼓山志論六篇可足按
取即鼓山志中而錄野
也雖然予未見鼓山
志改其書事未能詳考
者多矣

嘆賞之不足下千夏毛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
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見文選
孔子下見孟子盡心上篇

閩之獨勝者則劣削無尚矣故今古名賢杖履而遊
嘆賞之不足繼之以歌詠者趾相錯也然吾以為善
遊者蓋亦鮮矣倏然而開豁倏然而幽鬱倏然而身
世可捐倏然而塵埃難脫豈遊之義乎豈遊之義乎
孔子曰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固當自有
別論也

鼓山建置志論

湧泉之興廢踏人能言之也夫亦知易之道乎易曰

上棟下宇下見易繫辭

下篇已記宇上道顯化

建佛頂庵疏上三居卦字珠之象

棟隆吉下易大過卦曰

九三棟撓凶象曰棟撓

之凶不可以有輔也九

四棟隆吉有咎吝象曰

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涼德註宇第三卷答如

是師畫

樵豎之火格 禾考其義

今茲呂春秋曰今茲美

禾來茲美麥注曰茲年

也見韻瑞又見鶴林五

露第一卷

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取其四陽之方盛

也亦取其盛而未極也又曰棟隆吉以其剛而得中

也棟撓凶以其柔而失中也豈非以宮室不欲其過

盛且必有剛中之德以行之不則有棟撓之凶而已

昔滂泉之盛也飛臺峻宇已極人間之鉅麗猶賴有

德者居之庶可持盈而不墜厥後以涼德處盛極之

勢如之何不至湮沒乎故雖以列祖之德閩王之威

而曾不能與樵豎之火格數也亦理也今茲再造三

樹下塚間十二頭陀行九塚間坐十樹下坐見三藏法數第四十四卷又詳翻譯名義集釋氏衆

十餘秋尚弗逮古人之半而居者多以缺陷為耻遊

者且以觀覽未壯為嫌獨不思古之學佛者樹下可

宿塚間可居今之湧泉固非樹下塚間之比况剛中

之德未聞而矣希棟隆之吉無論其求之弗得登之

弗就即能媲美前規亦安能保其無棟撓之凶乎是

亦昧講於易之道也

鼓山僧寶志論

是開士志之繼論也傳佛心弘佛化者唯僧也

闡中諸利首必推雪峰而鼓山實次之豈以巖巖之

禪餘人集卷五

光大二字出易坤卦

張德遠佛法金湯編第

十四卷張浚章曰浚字

德遠號紫巖 李伯紀

趙子直朱子語類第一

百三十一卷有李伯紀

事又第一百三十二卷

有趙子直事以二人問

道參禪味之考也 宋

晦菴佛法金湯編第十

五卷朱熹章曰熹字元

晦號晦庵又見弘釋錄

輔教篇 勝國如第一

卷送本立上人歸山序

所云也 廣教考中宣

政給劉佛法金湯編第十六卷元文宗章曰即位改天曆元年革行宣政院立十六處廣教提管

府又順帝章曰即位改元統元年二月罷廣教提管府復立行宣政院續釋氏譜古畧第

二卷洪武十四年章曰各處寺觀住持從叔處僧道衙門舉保有成行老成請通經典者申送本

管衙門轉申僧錄司道錄司考試中式具申禮部奏聞又曰各府州縣未有度牒僧道許本管僧

禪取如來具于第二卷翠雲庵記 漢官威儀具于三卷與李青即茂才畫 髮引千鈞列子

仲尼篇曰髮引千鈞

道衙門具名申解僧綱司道紀司轉申僧錄司道錄司考試能通經典者具申禮部奏聞出給

○字彙曰劉竹合切斬入声劉子唐人用以奏事非狀者謂之劉子又謂之楊子

秀麗登眺之奇偉哉良以列祖之主斯席者率皆慧

光渾圓足以輝映天下而光大我覺皇之教也故古

之名賢如張德遠李伯紀趙子直朱晦菴輩皆能降

心折節相訪於深林僻谷之中豈非以其人有足重

者乎勝國以來風漸不競至國朝而斯道絕響矣

此其故何哉蓋宋以前稱住持者上必奉詔旨降香

次必由監司舉請故茲山皆極一時之選勝國但由

廣教考中宣政給劉此可以致抱道之士哉洪武永

樂間則由僧綱舉報僧錄給劉宣德以後竟單不問

由是禪取如來者率以其力攘之竊十方之公物潤

一家之私橐子孫相繼醉濃飽鮮又安問佛法之何

若哉重興以來稍提唱斯道庶幾復見漢官威儀然

當此魔羅競起之日危如一髮引千鈞而欲希蹤宋

唐不其難乎不其難乎

鼓山田賦志論 賦貢土也說文繳也

膳僧必以田居田必以德德之所在田必隨之田之

巨度施田

單錄外集卷五

賦貢土也說文繳也

巨度施田

單錄外集卷五

膏一過奉命
注土田良沃
取膏曰膏

唯恐其後李觀表州
學記曰武夫健將膏降
恐后見古文真寶後集
於罪史記淳于髡傳有
汗邪二字其註曰汗邪
下地田也
用其六用其八蓋謂作
而取六又作而取八之
義乎當考論語顏淵篇
哀公答有若曰二吾猶
不足而食其意也

所在害必伏之昔鼓山之盛也僧衆萬指施者唯恐
其後故雖於邪萬訥無敢覬覦及其衰也誰忍其以
檀信之膏腴恣無賴之嗜欲乎由是豪強扼而奪之
海波蕩而吞之官府且用其六用其八而莫之恤矣
余昔來鼓山見廨院僧盡其歲之所歛尚不足以完
官鞭笞既急日夜唯豪家之錙是求其不至於產盡
僧亡不止也此其咎果安在哉今俗僧率營厚殖以
遺子孫者其請問之鼓山

朱梁五代梁太祖姓朱氏見釋氏譜古畧第三卷
一卷鼓山志序先考焉
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第一卷古梅禪師語錄跋○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
玉見文選
將來源源
孟子萬章上篇曰源源
而來註曰源源若水之
相繼也
未有艾詩小
雅庭燎篇曰夜如何其
夜未艾註曰艾盡也又
周頌訪落篇曰於乎悠
哉朕未有艾註曰艾如
夜未艾之艾

鼓山藝文志論

鼓山之名唐以前未著故詩文亦不見聞朱梁時
有徐寅靈源洞記及十二咏皆軼弗傳自宋以後始
見篇什而傳者蓋亦寡矣至我明永樂間僧善緣
始輯之為靈源集嗣有僧古鑑再輯之至萬曆間謝
武林徐興公始為志搜羅稱大備焉迄今幾三十載
興公復收之為續志余乃得因二志而更益之蓋斯
文未墜人握隋珠將來源源未有艾也予獨非夫汗

禪餘外集卷五

鼓山由緒

卅

立言稱不極賞具于後

開元藝文志論參天

地中廣曰時以贊天地

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

參矣希蹤孔德境北

山移文曰希蹤三輔蒙

駟聲九外牧見文選

比肩前漢書路溫舒傳

曰被刑之徒比肩而立

雕蟲揚十法言吾子篇

曰或問吾子少而好賦

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

而曰壯夫不為也刻

指列子說符篇曰宋人

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

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邪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

詢及芻蕘具于第四卷善友篇禮失必求之野此語未詳所出吳海語未考其人傳又未考

其語所出楚之萍實家語致思篇曰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

之王大怪之遍問群臣莫之能識王使使聘于魯問於孔子子曰此所謂萍實也亦可剖而食之

吉祥也唯霸者為能護焉使者返王逐食之大美久之使來以告魯大夫大夫因于游問曰夫子

何以知其然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童謡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

如蜜此是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魯之爰居左傳文公二年傳曰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

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妻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繼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註曰海鳥曰爰

居止於魯東門外文仲

以為神命國人祀之

家語頤曰菹又載此又

詳于國語第四卷漢

之劫灰高僧傳竺法蘭

章曰昔漢武穿昆明池

底得黑灰問東方朔朔

云不知可問西域胡人

後法蘭既至衆人追以

問之蘭云世界終盡劫

火洞燒此灰是也朔言

有徵信者甚衆又見祖

庭事苑第五卷并佛法

金湯編第一卷西漢武

帝章片言隻字陸機

山如故佛國長存而擲管登壇者卒如浮雲幻影倏

忽有無雖曰名存實將安在況久之名亦不存則立

言稱不朽者不亦難乎是必有貫今古參天地卓然

而不可泯者固不在區區名字之末也或者猶思蔬

蹤韓柳比肩李杜謂名決可不墜愚以為韓柳李杜

特雕蟲刻楮之雄而已丈夫豈立可不圖其大哉

比不行道則

故山雜誌論

茲志所載俱非大節所係似亦可畧然嘗遍讀儒家

諸經及歷朝正史豈非傳世之大典哉其中鳥獸草

木之繁器用文物之富非博及諸書哉鮮能盡通故

知大舜詢及芻蕘誠為至訓禮失必求之野決非護

談昔閩人有吳海者謂諸子百家六經之賊外紀野

錄正史之賊欲盡去之不知楚之萍實魯之爰居漢

之劫灰又孰從而辨之哉予謂君子之學當先其大

而後其小務其本而游其末則片言隻字異書典

皆藥籠中物也然猶見世有負盛名稱博雅者日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謝平原內史表曰片言隻字不關其間見文選藥籠中物書言故事第八卷曰元行冲謂狄仁傑曰下之事上譬之富家貯積以自資也脯腊腹腴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病門下充為味者多矣願以冰人充備一藥石仁傑笑曰君正為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

函芥具于第一卷古梅語錄跋涉獵前漢書賈山傳曰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師古曰涉若涉水獵若獵獸言歷覽之不專精也醇者不雜也又見書言故事第三卷井中之網易卦曰井谷射繻升斗之水莊子外物篇曰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時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網魚焉周問之曰網魚來子何為者耶對曰我東海之皮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日南游吳

越之王殿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網魚忿然作色曰吾失親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言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書言故事第七卷引此開元建置志自此已下四首論是後開元志之文而錄于此予未見開元志故其事有未能考矣雞肋書言故事第五卷曰晉劉伶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伶曰雞肋不足以為尊拳其人笑而止○曹操西征望漢中劉備拒守操欲還出令曰雞肋楊脩便嚴裝人問何以知之脩曰雞肋棄之若可惜食之無所得以此漢中知其欲還也○綿葛蒙求上卷曰前漢叔孫通薛人秦時以文學待詔博士降漢拜博士號稷嗣君漢王為皇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群臣飲手功醉或安呼拔劍擊柱上益麗之通說上願微會諸生與臣弟

討瑣條以自張至於身心性命之微禮樂刑政之大古今治亂之故率皆鹵莽涉獵間有陳論如鷹窠中語則何其隘而鄙也譬之井中之澍樂升斗之水以自濡而溟渤之滄茫浩渺非所願矣請擴而大之不亦善乎

開元建置志論

紫雲舊刹故城甚廣居者亦嘗萬指自永樂之後主席又虛禪風漸泯高明之衲雲散四方而守雞肋者

視為故物德既下衰外檀弗至地廣人稀睥睨斯起由是寺之不能保故城者十之七八矣然猶賴為綿葛所設之場故經聲佛火不至全銷也近年戒壇法堂已浸大殿亦幸鼎新則似當七日未復之會在人益善其事以應之則為臨為泰未可知也若徒芥蒂於故物之味歸而厥德弗修則雖疆宇盡復又將何以居之乎若能懋修厥德則雖敝寮老屋儘可跼蹐固不止蝸廬草舍僅容七尺而已也況人心有佛各

子共起朝儀殿采古禮
與秦儀雜就之上使徽
魯諸生與其弟子為綿
德野外語之月餘通曰
上可試觀七年長樂官
成諸侯羣臣朝十月行
禮畢置酒以尊卑次起
上等觴九行滿者言罷
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
者輒孔去竟朝無敢宣
譁失禮者帝曰吾乃今
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
通為奉常賜金五百斤

○前漢書註曰絲葛應
啟曰立行及茅索當之
禮儀其中也如淳曰謂以茅剪樹地為墓位尊卑之次也春秋傳曰置茅絕師古曰最與絕同
並音子悅反如說是○史記註曰綿葛徐廣曰表位標準音子外反駟案如淳曰置設綿索為
隸處黃謂以茅剪樹地為墓位春秋傳曰置茅絕也索隱曰韋昭云引繩為綿立表最音葛會
反賈逵云束茅以表位為絕又纂文云絕今墓字包愷音即悅反又音葛

能放光安知黃長者不再見於今日乎是在諸君之
自最耳

開元開士志論

余作開士志而嘆紫雲之多賢也非吉祥殊勝之地
能有是哉然自桑蓮現瑞以來幾及千載古如斯今
亦如斯何古則聖賢輩出而今則寥寥絕響也語云
嘉羽生應龍應龍生鳳皇鳳皇生百鳥其勢必漸下
耶抑法運下衰聖賢隱伏今之不逮古非獨一利耶

故也鼎取新也 七日來復
往 為臨為泰 臨者下坤上卦之名也 泰者乾下坤上卦之名也 林蔭具于第二卷無
明和尚行業記 黃長者黃蓋指第二卷重興開元寺尊勝閣記所謂黃守恭而言乎
桑蓮現瑞見第二卷尊勝閣記 嘉羽下輔教編廣原教曰羽嘉生應龍應龍生鳳皇鳳皇生衆

鳴呼此豈可以局志道之士哉凡有待於外者時與
勢得而局之無待於外者非時與勢可得而局也故
春秋雖厄不能局仲尼陋巷雖貧不能局顏淵首陽
雖困不能局伯夷叔齊是在有志者之自耳若夫
規厚殖逐榮名旦夕孳孳不能以時勢自安是惑之
甚者也悲夫

開元藝文志論

嗚呼吾於志藝文而嘆不朽之難也世善稱不朽者

鳥物久乃變其勢之自
然也註曰奇僧始自佛
而出猶羽嘉始生乎應
龍應龍又生鳳皇鳳皇
又生衆鳥羽嘉或云亦
瑞物似禽之類其說未
甚審應龍謂龍而有翼
者羽嘉應龍展轉乃成
衆鳥譬佛聖人之世而
轉成今世之徒其漸微
勢可覓也凡其事物
遠乃自改變亦其事勢
之即如題也又宋高僧
傳第一卷不空傳贊有
此語 淮南子地形訓

曰羽嘉生飛龍飛龍生鳳凰鳳凰生鸞鳥鸞鳥生鵄鳥凡羽者生於廢身毛體生應龍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麒麟生廣獸凡毛者生於廢獸
陋巷下論語雅也
篇曰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首陽下其事易矣故不贅

世善稱不朽左傳襄公十四年傳曰穆叔如晉范宣子適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鮑叔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承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不朽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不朽聞之太上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變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祧世不絕祀無國

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國語第十四卷載此
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夏殷之禮論語以伯篇曰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魯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禮記禮運篇可并考也
其半詩亡者六篇春秋偶完而禮樂之書無復遺文易以下益故源全

至嘉靖間防倭事起考京都將軍家譜曰義晴任將軍時「天永三年細川右京大夫高國使宋玄卿赴大明國內左京大夫義興以宗設為使者兼道先素卿到寧波府爭先後素卿略於府吏而先謁依此論論而載神船○私曰日本大永三年癸未歲下

三立言居其一焉夫言固可傳言而不文則不傳有言而文矣而猶不傳何也或曰以其人不足傳也夫夏殷之禮且無徵矣尼父六經且夫其二矣豈人之果弗可傳哉嗚呼幻化匪堅雖遠必亡天地且不能免而況於人乎況於文乎吾釋自有不可滅者在有志者自勉之耳

開元田賦志論

紫雲寺產乃唐宋以來衆檀所施僧賴之以存活而

不文則不傳禮記禮器篇曰先王之立禮也
夏殷之禮論語以伯篇曰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魯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禮記禮運篇可并考也
尼父六經且夫其二事物紀原第四卷曰秦焚六籍班班僅存書

輸官稅供里役一如民間非有耗於國也至於近至謂僧非民且耗國忍為變賣之議及請給之謀非獨無以施之且扼而奪之產已失十之五矣至嘉靖間防倭事起當道抽其六餉軍巡撫金公且徵其八至於今日軍已撤而餉不減又有加焉如之何僧不窮且廢也昔紫雲高僧有弘則者王公與之高腹謝不納有棲霞者州牧王繼勳為廣其居殖其糧固辭曰母為子孫累有禹昌者人施其膏腴則曰有是吾子

明嘉靖二年此書又見
武備志第二百三十卷

棲賢贊此下六首贊所

取弘釋錄又而錄於此
矣就中棲賢天寶見達
本篇金道人見顯化篇
揚文公億胡文定公安
國朱文公嘉見輔教篇
○弘釋錄傳曰師天性
高節律身精嚴動不踰
軌暮年三終藏經以坐
閱為未敬則立誦行披
之黃龍南禪師初遊方
年甚少從之屢年故其
平生所為多取法焉嘗曰棲賢和尚定從天中來叢林標表也雪竇禪師嘗依之不洽而去作
獅子峯詩曰踞地盤空勢未休爪牙安肯混常流天教生在千峯上不得雲驚也出頭○棲賢嗣
百丈恒恒嗣法眼益見會元第一卷

孫其不免狼虎矣今日觀之三師真偉人哉

棲賢澄湜禪師傳贊

禪學晚進妄意高遠輒謂戒律不足持三藏不足閱
傲然自恣以為身在三界之外而不知已落泥犁之
中矣今觀湜禪師律身精嚴動不踰矩晚年三閱藏
經以坐閱為未敬乃立誦行披之嗚呼真萬世標表
也雪竇不合而去自是雪竇不奈言氣何若黃龍南
依之最久可謂善依人者

智順順嗣法於天寶樞樞嗣天池信信嗣天竺有有嗣徑山珙珙嗣天童穎穎嗣焦小體已上見
會元續纂雜詞護國元元嗣昭覺勤勤嗣五祖演演嗣白雲瑞瑞嗣揚岐會已上見會元

天寶逆川智順禪師傳贊

逆川初任天寶未幾即棄去繼而任歸原住東禪住
雪峰皆如之散財退位於方盛之日非大丈夫能然
乎古有稱大知識者一院之間戀戀而不能割以
觀之逆川真萬世之師也獨其語錄今不傳惜哉

金道人燒身傳贊

燒身之法大乘所開小乘所禁意以大乘則悲願既
重忍力已竟故可開開之者或為供大法而燒或為

金道人弘釋錄曰明壽
寧虎皮庵金漢道人本
邑九都人宣德間年三
十一入虎皮庵脩道清
苦煉行累無供色私治
二年十月十五日將化

人等三十四卷五

豫約卿人程途相距各
六七十里一時躬請俱
適至期并柴塔自別燈
花煙燭四起身塔俱焚
燄燄半空中擲下僧烏
一隻
東公公釋錄
曰為安銅鉢山京公
名壽家貧業農事母至
孝不畏寒暑嘗耕烈日
中輒有雲覆其上結庵
於銅鉢山巨石木木皆
獨力運之卧不設榻危
坐蓬且能預知人休咎
每施水瘡痍雖沉痾者
立愈或與之米至四五
石亦頂戴以去涉險如飛
遺說儼然得舍利數合時
貞元丙寅四月八日也卿
人塑像於庵遇水旱禱必
隨應鄉人賴之

護大法而燒或為說大法而燒其為益大矣小乘則
自利心重厭苦情深急欲燒之為益既賤况忍力未
充臨危而失其正念則其害可勝道哉世復有為魔
所著者或有貪身後之名者或有激而為之者既非
正念必招惡果可弗禁歟是篇如哀公化後得舍利
數合金道人於空中擲下僧烏一隻其為可燒無疑
矣第恐無知之徒妄相倣效則余未見其可也

楊文公億傳贊

真宗下通鑑綱目續編宋真宗在祥符
五年章曰十二月立德妃劉氏為皇后分註曰后父通為虎捷都指揮使從征太原道卒后在襁
褓而孤鞠于外氏蓋播畿蜀人龔美者以銀鑲為業攜之至京既年十五入襄邸帝即位自美人
進位德妃尊寵後宮郭氏崩帝欲立之翰林學士李迪言妃起於寒微不可以母天下帝不從欲
得楊億草制使丁謂諭
旨億難之謂曰勉為此
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
富貴亦非所願也乃金
他學士焉后既立以無
宗族更以美為凡敗其
姓為劉聞李迪之諫大恨
之后性警敏曉書史期
朝廷事能記其本末帝
退朝問天下封奏多至
中夜后皆預聞官闈事
有問輒援引故實以對
帝深重之由是漸于外
政○事物紀原第一卷
曰隋煬帝置德妃祀史

完

大年傳詳于弘釋錄又見宋名臣言行錄前集第四卷
大年見地超曠不亞慈明且於告終之祭灑落自在
歸處分明真沒量大人也史氏稱公性耿直尚節義
真宗欲立德妃為后命公草詔使丁謂諭旨公弗從
丁謂曰勉為之不憂不富貴公曰若此富貴非所願
也公之所守如此宣學禪而弗驗哉說者乃謂其聞
命而惶懼失措以此謂公之禪亦弗之審矣豈有於
生死關頭自在若此乃于尋常利害之間反爾動心
耶此必當日柔小之徒巧生誣謗而傳聞失實遂有

后妃傳曰，楊帝參詳典，故自製美名，有德妃為三夫人。后說美人說，又見事物紀原第一卷。

惶懼失措，性理大全六十四卷曰：宋平曰：楊億

工於纖麗浮巧，之文已非知道者所為，然資稟

清介，立朝獻替，畧有可觀，而釋子特以為知道

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然既謂之知釋氏

之道，則於死生之際，且亦有過久者，而方謂

之逐葉公也。以他事為億，至中書億乃恐懼，至於便液俱下，面無人色，當此時也，八角磨盤果安在哉。

第十一卷曰：聞風而起，云：吹聲潛大論曰：犬吠形，百犬吠聲。

釋學力行，四字見揚子法言脩身篇。昔下以五十五字見弘釋錄游定夫章，又游定夫只本中見佛法金湯編。○異端辨正下卷曰：呂氏雜記云：游定夫先知禪學，已知向裡沒安泊處，故表

此却恐不變也。後更為禪學，大觀間本中嘗以書問之云：儒者之道以為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兄弟順，此五者則可至於聖人。吾又既從二程先生學，又從諸禪老游，則二者之間必無滯礙，敢問所以不同何也。定夫答書云：佛書所說世儒未必深考，往年嘗見伊川先生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從所出哉。要之此事須親至，此地方能辨其同異，不然難以口舌爭也。觀前輩先生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此之甚，殊不知其

以之甚其所以破佛者，乃佛書自不以為然也。

文公佛法金湯編有朱熹傳。道學主盟續蒙承第四卷有紫陽主盟之事，可以為證。齋居誦經佛法金湯編作外兩齋居誦經，愚謂齋戒之間讀誦佛經，謂之齋居誦經，平白居易齋居誦曰：眼前無俗物，身外即僧居。白氏文集第

二十四卷，心向往之。

吠聲之譏也。

胡文定公安國傳贊

文定蘊學力行，志在春秋夏國，愛君遠而彌篤，其於禪學深參獨到，又如此，則禪何害於忠孝哉。世之不達者，輒謂學禪有害於忠孝，夫亦未之考也。昔宋游定夫先生與呂諤中書曰：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考，前輩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此之甚，殊不知其破佛者皆佛自以為不然者也。定夫可謂知言哉。

定夫先生與呂諤中書曰：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考，前輩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此之甚，殊不知其破佛者皆佛自以為不然者也。定夫可謂知言哉。

前輩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此之甚，殊不知其破佛者皆佛自以為不然者也。定夫可謂知言哉。

破佛者皆佛自以為不然者也。定夫可謂知言哉。

定夫可謂知言哉。

定夫可謂知言哉。

定夫可謂知言哉。

定夫可謂知言哉。

定夫可謂知言哉。

定夫可謂知言哉。

定夫可謂知言哉。

定夫可謂知言哉。

定夫可謂知言哉。

定夫可謂知言哉。

定夫可謂知言哉。

定夫可謂知言哉。

定夫可謂知言哉。

定夫可謂知言哉。

定夫可謂知言哉。

定夫可謂知言哉。

定夫可謂知言哉。

定夫可謂知言哉。

定夫可謂知言哉。

定夫可謂知言哉。

定夫可謂知言哉。

定夫可謂知言哉。

單余小表卷五

具于第三卷卷開谷大

師善

師善... 卷之五... 師善... 卷之五... 師善... 卷之五...

神鏡外集卷五

五十一

林心也... 卷之五...

林心也... 卷之五... 師善... 卷之五... 師善... 卷之五...

師善... 卷之五... 師善... 卷之五... 師善... 卷之五...

